

## 深圳方言指代词三分法说略

张 仲 霏

### Abstract

There are three demonstrative pronouns in *Shenzhen Speech*: *zhe*, *ha* and *na*. When the demonstratives are used for pointing to a specific object, both *zhe* (这) and *ha* (哈) are pointing to the object nearby, and *na* is pointing to a further object, while *ha* indicates objects that are slightly further than that by *zhe*. When the demonstratives are used as representing something, there are two scenarios: variant representing and direct representing. The variant representing is actually realized from the omission of the noun indicated by the demonstrative, and when the omitted noun is singular, the numeral “one” must be added between the demonstrative pronoun and the measure word because the combination of demonstrative pronoun and measure word alone is unacceptable in *Shenzhen Speech*. The direct representing is not realized just by omitting the noun when the measure word is limited to use *ge* in light tone and such make up *zhege*, *hage* and *nage* to be as the compound words in linguistics for their abstract meanings.

**摘 要** 深圳方言有“这”“哈”“那”三个指代词。用于指示意义，近指用“这”和“哈”，远指用“那”和“哈”表示较远的近指。用于称代意义，分转成和直接两种形式。转成称代系指示用法的名词省略式，被省略的名词为单数时，深圳方言不支持指代词直接结合量词，需以量词前面加“一”进行调节；直接称代并非指示用法的名词省略而得，量词限于轻声“个”，由于“这个”“哈个”“那个”都表示一个抽象概念，以此成就了它们的作为语言学的词的性质和地位。

**关键词** 深圳方言；指代词；指示；称代；虚化

序：松村文芳教授是我博士学习阶段的导师。事实上，从我2008年取得在日本神奈川大学中国语学科研读的机会之后，松村教授就一直是我学习和生活的领路人。中国有句古话：一日为师，终生为父。在我的心里，松村教授的确就像父亲一样，平日间对我的关心可以说是无微不至的。我的博士论文，乃至我在学习期间在神奈川大学《人文研究》和《言语と文化论集》等刊物上发表的论文，其中都熔融了松村教授的很多的心血。今年，正值松村教授七十华诞即要告别教坛光荣退職的时候，我将我回国后作为我田野调查成果之一的论文《深州方言三分法说略》献给老师，同时希望今后依然能够得到老师的教诲。

深州，为衡水市辖，属河北省。深州方言有三个指代词：这，哈和那。其中的“哈”，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它是在“这”，“那”对立的基础上产生出来的一个语法意义在近指和远指之间的第三指代词。事实上，相比较而言，“哈”字的语用功能超过“这”，“那”，其出现频率也比“这”，“那”更高，因此经常成为异乡人接触深州方言时第一注意到的一个语法特点。关于这个指代词的语法表现，张旭<sup>[1] (220)</sup>，孟祥权<sup>[2] (5)</sup>曾做过研究，而最早报道深州方言指代词的特殊用法的，则是晚清学者吴汝纶<sup>[3]</sup>所著《深州风土记》。

为了探讨和描写深州方言三个指代词的用法特点，本文以2014年以来共计11个月的田野调查所得素材为根据，从指示，称代和虚化等三个方面具体勾画出了这，哈，那三个指代词语法和语用分工的大致的格局。

## 一，指示

所谓“指示”，可以理解为回答“哪个？”而把事物指给提问者，或者是说者有意把一样东西指点给别人。从语法形式看，指代词后面会有被指示的名词，并且名词前边通常还有一个表示名词的单位意义的量词。譬如：这杆笔。哈本书。那家饭店。指代词跟名词之间不加量词，多是因为不需要表示名词的数量，但也因此就有一个经常不代表单位意义的量词加在中间，这个量词是“个”，譬如：这个水。哈个酒。

指代词的指示的意义，可以根据情境的不同，分别当前指，因前指和因后指等几种不同的情形。

### 1.1 当前指

在深州方言里，当前指用“这”和“哈”，不用“那”。

所谓“当前指”，意思是指点的事物就在当前，就是说，事物存在于说者和听者都可以观察得到的空间范围之内。这样看来，滦州方言当前指只用“这”，“哈”就已经可以满足指示的需要了，用不着专用于指示遥远的“那”字。可以这样认为，“这”和“哈”都是近指指代词，而相对而言，“这”用于较近的近指，“哈”用于较远一些的近指。

“这”和“哈”两者的区别的力量自然以对举的时候为最强。以对举的形式指点不同事物，可以是先说“这”而后说“哈”，也可以是先说“哈”而后说“这”，这种表现说者目光的观察点由近及远或者由远及近的变化的情形，在生活中都是很常见的。

(1) 这双鞋是给你买的，哈双鞋是给恁哥买的。

(2) 哈本书你拿走吧，这本书俺还没看完哩。

以对举的办法指示远近不同的两个事物，这是一种形式；但也可以不用对举，而是借助手势的作用，采取连用两个“这”或两个“哈”的办法加以区分。需要注意的是，在这种情形下，说者选择用“这”或者用“哈”，并非因为事物处于相对于说者自身的绝对意义的远或者近的分别，而是反映了说者对所指事物距离自身较远或者较近的一种心理作用。

(3) 这棵树已经结果子了，这棵树还没结果儿。

(4) 哈个字儿俺认得，哈个字儿俺不认得。

还有一种情形，同一个说者对同一个事物，时而用“这”，时而用“哈”，这显然是由于说者处于动态转移之中的观点变化使然。当然，用“这”一定是说者感觉事物离自己较近，用“哈”一定是说者感觉事物离自己较远，所以“近”和“远”的区分有些时候会是一种心理的变化。

(5) 你把这个小猪儿抱走吧，哈个小猪儿刚满月。

(6) 哈个话儿可不是俺说的，俺能说这个话儿吗？

在用于非对举，即指点的目的主要不在区别而在于确定其中之一时，则“这”的近指性和“哈”的远指性就会弱化而变得近于中性。<sup>[4] (188)</sup>

(7) 俺们都不认得这个人。

(8) 哈个院儿里住着一家做小买卖儿的。

值得注意的是，相比之下，“哈”字的中性色彩比“这”更加显明，譬如下面的例子，其中“哈”字的指代作用弱化到了几近可以省略的程度。

(9) 哈闺女长得是真好，就是爹娘太宠，都二十好几了，家务活儿什么都不会做。

(10) 小春问他娘：哈门口儿还用打扫吗？挺干净的。

当然，从形式上看，自然是用“哈”比不用“哈”更有利于表达名词有定的语法特点。但由于在名词居于句首的时候，名词前边不用“哈”而照样表现有定，所以用“哈”和不用“哈”便成为一种事实上的两种语法变体，而“哈”字的中性色彩也因此而愈加明显。<sup>[5] (46)</sup>我们从下面的两个句子可以看出，“水”字前边用“哈”和不用“哈”，所表达的语法意义完全一样：

(11) 哈水是开的，倒上喝吧。

(12) 水是开的，倒上喝吧。

## 1.2 因前指

在滦州方言里，因前指用“这”，“哈”，很少用“那”。

“因前指”，吕叔湘<sup>[6] (203)</sup>称为“回指”，指的是紧接上文，指示上文已说或是跟上文所说有关的事物。因前指可以理解为当前指用法的延续。就是说，由于上文所提到的事物已在说者和听者的心里留下印象，所以，事物即使已经不在当前，但是它在说者和听者心里产生的空间意义依然确定有效，所以在重新提起它或者跟它相关的事物时，说者便会直接选择近指“这”或“哈”进行指点。

(1) 这两棵小树长得真快。

(2) 哈个地方儿离俺家不算很远。

事实上有很多情形，上文说到的事物原本就不是空间的，所以跟当前指一样，因前指所指事物的空间距离感有时也不过是一种心理印象。

(3) 刚走，恁怎么就不待见这小子欸？

(4) 东西咱都见过了，哈个价儿不贵。

这里，用“这”指近和用“哈”指远，显然都是说者凭自己的心理感觉决定的事情。句(3)的“这”和句(4)的“哈”所指都不属于空间意义，因此不能想象另外存在着适合指示不同空间意义的别的指代词进行指点的生活事实。譬如句(3)之所以用“这”，显然是为了与前边小句中表示“时间过去不久”义的副词“刚”相呼应，因此不能用“哈”；而句(4)之所以用“哈”，则是为了与前边小句的“见过”所指“早先的时间”的语法意义相呼应，因此不能用“这”。有些时候，即使在一句话里同时出现了“这”和“哈”两个对立的指代词，但是因为两者之所指并非同一事物因而不存在空间意义上的可比性，各自原本具有的指示空间距离的作用便也无从表现出来：

(5) 现在很多年轻人都愿意出去挣钱儿，孩子有啥个想法，咱别拦着。

(6) 赶上现在这个社会，恁哈几个孩子都有出息，你有福啊！

### 1.3 因后指

在深州方言里，因后指用“那”，一般不用“这”或“哈”。

不是指示当前事物，又不是回指已说的事物，而是指示在空间上，时间上或者心理上距离较远的事物。这种情形，我们称为“因后指”。

(1) 那人已经到了，比咱们约定的时间来得还早哩。

(2) 那件事早晚得办，你就甭拦着了。

事实上，因后指所指的事物属于说者一方所知，这意味着听者一方对此毫无印象，因此生活中说者用“那”指示的事物，句中一般都要附有一定的帮助解说的成分。

(3) 那个干部姓王，是王家庄的。

(4) 那个小伙子是咱村新来的村官儿。

有时则是因为事物不在当前，说者无法对事物进行具体指点，于是在用“那”的时候借助手势的演示作用启发听者：

(5) 那个老师你应该见过呀？五十多岁，瘦高个儿，谢顶。

(6) 那个打火机咱俩都用过，你怎么说没见过欸？

另外有些时候，为了避免“那”字用法的突兀，说者会采取在“那”的前面增加某种定语的办法。通过使用限制性定语而使得“那”字的所指能有着落，当然是可以的，但这时的句子就不再属于因后指而属于因前指了：

(7) 昨天咱去的那个村儿，是出了名的富裕村儿。

(8) 脸上有个麻子的那个人，姓王。

我们已经知道，深州方言因前指照例是用“哈”而不用“那”的，所以，句(7)，(8)同样适合于用“哈”。需要说明的是，两个句子用“哈”与用“那”的分别在于：用“哈”，表示在说者看来，听者对所说的事物或许知晓；而用“那”，在说者看来，听者对所说的事物未必知晓。以“哈”和“那”估价听者对所说事物的知或不知，这是深州方言指代词用法的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用法。也正因为如此，就生活所见，由于口语交谈时话语都相对简短，一般说来也不承担复杂的信息，所以，即使在没有“那”前定语或“那”后下文的帮助，在说者和听者之间实际总是可以达成一种同时对“那”字之所指都了然于心的默契的。<sup>[7] (204)</sup>

(9) 那天大家都等着你，你怎么没来欸？

(10) 那件事的确是怨我，你们批评我，我接受。

不待说，句(9)的“那天”，句(10)的“那件事”，由于句子所传达的信息十分简单，听者对于两个句子中“那”字的使用一定不会产生领悟上

的障碍的。

## 二、称代

所谓“称代”，指的是指代词后边不出现名词，换言之，指代词直接代表所指名词。也分别不同的情形：一种是“转成称代”，一种“直接称代”。这两种用法，吕叔湘<sup>[8] (218)</sup>用一个例子做了说明：

宝钗笑道：“史大妹妹有一个，比这个小些。”贾母道：“原来是云儿有这个。”（《红楼梦》第二十九回）

吕先生解释说：这里连用了两个“这个”，但两个“这个”的意思有所不同。具体说来就是：宝钗说的“这个”是“这一个（金麒麟）”，贾母说的“这个”是“（金麒麟）这个东西”。第一个“这个”是转成称代，第二个“这个”是直接称代。

### 2.1 转成称代

指示是指代词的最基本的用法。但是，如果前边已经用了指示，就是说，被指示的名词已经出现过了，所以为了简单而结果并不影响指示的效果，再说到它的时候就可以省略了，这是所谓“转成称代”。这样看来，转成称代本质上属于指示用法的省略式，同时也提示我们，转成称代在指代词的选择关系上，实际是要考虑说者和听者所交流时的具体情境，而不好笼统地说转成称代适合使用哪一个指代词。

转成称代省略的只是名词，从属于名词的量词则要保留，量词前如果有数词，数词也要保留，如：这间（房）。哈两棵（树）。那几辆（车）。我们知道，在普通话里，数词为“一”时，这个“一”常常省去不用，结果指代词跟量词成了直接成分。宝钗话里的第一个“这”，在用法上由于名词的被省略而属于转成称代，而从表达指示意义的作用来看，明显属于当前指。下边，我们看深州方言的两个句子：

(1) 就要这一件吧，我爱穿浅色儿的布衫儿。

(2) 我待见哈一辆。

这两个句子向我们说明，深州方言的转成称代省略名词之后留下了量词，并且量词前边的数词“一”也同时保留了下来。说数词“一”“保留”，或许并不十分合理，因为在指代词后边的名词不曾省略的场合之下，量词前边的“一”事实上是不出现或者是很少出现的。但是，不论是哪种情形，当所指的名词数量为“一”时，转成称代要求量词前边必须要有这个数词“一”。这应该属于深州方言转成称代用法的一个特点。在深州方言中，指示用法和称

代用法分别遵循如下规则:当所指事物的数量为“一”时,指示用法的“这”,“哈”,“那”可以直接结合量词,由此形成“指代词+量词+名词”这样的语法结构形式;称代(转成称代)用法的“这”,“哈”,“那”不能直接结合量词,所指单数名词的语法意义需要通过使用数词“一”而完成表达,由此形成“指代词+一+量词”这样的语法结构形式。不待说,下面的说法都是违背语法规则的:

(3) \*就要这件吧,我爱穿浅色儿的布衫儿。

(4) \*我待见哈辆。

事实上,所指名词为单数时量词前边必须有“一”的用法,不仅转成称代是如此,直接称代也是如此。这种情形反映了深州方言对指代词后边直接联系量词的用法的不支持态度。很明显,前边吕叔湘先生所举的《红楼梦》里的例子不完全适合深州方言。具体说来,深州方言不存在“这个”,“哈个”,“那个”这样的产生于单数名词省略背景的语法形式。顺便指出,在指示用法中,无论普通话还是北京方言,从其中量词的语音形式看,声调虽然出现一定程度的轻声倾向,但并未形成轻声。深州方言也是这样。在深州方言中,指代词跟量词直接结合之所以会遭到方言语法的拒绝,我们认为这很可能跟“这”,“哈”,“那”的读音特点有关。

那么,为什么普通话会允许数词“一”省略呢?我们知道,近代以来,北京方言里的指代词“这”和“那”,在传统的分别读 zhè 和读 nà 的基础上渐次发展出了“这”读 zhèi 和“那”读 nèi 这样的新的语音变体,并且经验告诉我们,现代汉语大有以后一种读音形式取代前一种读音形式的变化趋势。可是,“这”读 zhèi 和“那”读 nèi 实际是“这一”和“那一”的合音,这很容易让我们产生一种猜测:普通话在“这”,“那”原来只使用前一种读音即传统去声声调的条件下,它们对于量词前边的“一”的省略会是怎样的态度呢?是否也像深州方言那样采取排斥态度呢?如果事实正是这样,或许我们就可以说,“这”读 zhèi 和“那”读 nèi 从开始时严格地作为“这一”,“那一”的合音,到后来成为“这”,“那”的语音变体并且允许出现“这 zhèi 一”,“那 nèi 一”这样的羡余语法形式,乃是北京方言面对自身称代用法指代词直接结合量词用法的不支持态度而被迫产生的一种变通形式。

《红楼梦》里出现的表示不同语法意义的两个“这个”的对立,前后两种用法的“个”字有无声调上的变化,换言之,有无前者读本调后者读轻声的差异,我们不得而知。我们读过的关于现代汉语普通话——包括北京方言——其中“个”字用法的研究的有关著述,似乎也都没有见过这方面的记录。

值得注意的是，前边已经提到过了，在深州方言中，“个”读轻声和不读轻声区分语法意义。具体说来就是，由于“这”，“哈”，“那”不允许与非轻声的“个”直接结合，因此在深州方言中，“这个”，“哈个”和“那个”成为无意义的结合；而相对的“个”读轻声的“这个”，“哈个”和“那个”，则因此获得了相应合法的语法地位，并且因此成为成熟的词汇单位，换言之，各自作为一个独立的词。

深州方言以“个”字读轻声和不读轻声区分意义是一个重要的语法事实。由于“个”字声调变化的语法作用，一方面用“个”字的轻声，成就了“这个”，“哈个”和“那个”的作为独立的词汇单位的语法地位；一方面用“个”字的非轻声，以“个”的前边加“一”为代价，为“个”字非轻声条件下的“这个”，“哈个”，“那个”找到了语法出路。

从句（1）和句（2）所表达的意思看，两句无疑都适合于当前指，因为句中的“这”，“哈”所指的事物明显就在眼前；而从指代词的选择的角度看，句（1）和句（2）中的“这”和“哈”互相交换，句子的意思会出现轻微的变化，语法上依然成立。

（5）就要哈一件吧，我爱穿浅色儿的布衫儿。

（6）我待见这一辆。

可是，如果指代词都换成“那”，情形就变得复杂了：

（7）就要那一件吧，我爱穿浅色儿的布衫儿。

（8）我待见那一辆。

我们已经知道，在深州方言里，指代词“那”只是用来指示在空间上，时间上或心理上距离较远的事物，所以，站在深州方言的立场上，“这”换成“那”之后，理论上可以做出如下情境意义的联想：

先说句（7）。“那”在句中所传达的具体事实可能是：“布衫儿”不在当前。事物不在当前，意味着视觉所不能及，因此无法对事物实行明确的指点。但是，句子由两部分组成：前边的部分用了指代词“那”，后边的部分对“那”字之所指做了有效补充，因此“那”的用法在指示的意义上属于因后指。

再说句（8）。“那”在句中所传达的具体事实是：说者所说的他“待见”的“车”不在当前，或者实际只是说者自己所知晓的“车”。这个句子明显属于省略，可以是对指代词“那”字所指事物的补充性的说明，因此符合因后指的用法；也可以是指代词“那”字之所指事物的前提性的说明，因此符合因前指的用法。

转成称代适合用“那”字的，如前所述，只限于两种情境：一种是指示



距离说者较远的事物，这事物可以是说者和听者所共知，在此情形之下，客观上难以形成说者对事物的确切了解因而无法进行指点，就是说，“这”和“哈”语法上不能胜任，因此适合选择用“那”。另一种是指示距离说者较远的事物，这事物只属于说者自己所知晓，这种情形之不适合“这”和“哈”而适合“那”，乃是指代词“那”的题中应有之义。我们再看两个例子：

(9) 听说考上大学的那一个，是高家庄的。

(10) 那两个都是外地人，平常没见过面儿，就是见喽，俺也不认得。

不待说，句(9)和句(10)里的“那”，自然也都不能替换为“这”或者“哈”，由于都是因后指，其必须选择用“那”的理由概如前述，不烦多议。

## 2.2 直接称代

直接称代指的是指代词后面不用但不是省略名词，这种情形主要适合于当前指。道理很简单：在当前指的意义上，一般不需要说出所指的事物而说者和听者都能了然于何所指。值得注意的是，指代词后面并没有省略名词，所以指代词后面不存在可以补充哪个名词以及跟名词相关的量词的各种情形，而从形式看来唯一能够填进这个语法空白的是所谓通用量词“个”，所以，在现代汉语普通话中，直接称代实际只有“这”，“那”和“这个”，“那个”两种形式。

先说第一种，即指代词后边不带“个”的形式，对比于普通话的“这”，“那”，深州方言自然就有“这”，“哈”，“那”三种情形。指代词单用形式多用动词性词语的前边，譬如：

(1) 这都是送给你的。

(2) 哈是俺家二小子，在信用社里当会计哩。

(3) 那是怎么回事儿欸？

前面说过，称代实际上兼有指示的作用。这样看来，句(1)和句(2)属于当前指，句(3)属于说者心理上感觉距离自己很远的远指。远指之所指，或者是发生在早先的事物，或者是发生在别处的事物，所以，它相对于近指指代词使用频率明显会低些；生活的事实告诉我们，不但近指的用途总是多于远指，并且同属于近指范畴的“这”，“哈”两个指代词，相比之下又是用“哈”多于用“这”，这是因为“这”总是具有更为强烈的确指性，除非说者有意突出所指事物“就在自己方面”和“距离自己特别近”的意味儿，一般会倾向于选择用“哈”而不选择用“这”，于是形成了深州方言“哈”字的出现频率特别高的方言特色。

(4) 要是明天有雨，麦子就耩不成了。——哈怎么着欸？（不用“那”）

(5) 恁媳妇回娘家好几天了，今天回来噢？——哈谁知道欸！（不用“这”，“那”）

(6) 知道你白去了趟北京，可是，哈不能怨俺呀！（不用“那”）

再说第二种，即指代词后边带轻声“个”的形式。这种形式多用在动词性词语的后边。我们还记得上文提到过的《红楼梦》的例子，其中的两个“这个”前边已做交代：第一个“这个”为转成称代，第二个“这个”为直接称代。笔者认为，从道理上讲，现代汉语普通话的这两个“这个”在语音形式上应该有所不同：转成称代的“个”，由于与指代词“这”和“那”的合音之变使得后边的名词省略成为可能；而进一步，随着“这”，“那”跟“个”的结合成为一种自由形式，普通话必须为用于直接称代的已经发生词化的“这个”和“那个”寻找语法支持：让其中的“个”读轻声。这是一种历史性的变化。语音变化的结果带来语法表意上的差别：转成称代用法的“这个”等于说“这一个”，出现在语句中时指的是具体的某个事物；直接称代用法的“这个”，则与“这一个”并不等价，出现在语句中时所指并非具体的某个事物，而是相当于“这个东西”。

深州方言的另外两个指代词即“哈”和“那”的直接称代用法略与“这”的直接称代用法相同，并且语用中会看到“这个”，“哈个”，“那个”结合为用的情形。我们看下边的例子：

(7) 哥哥说：“你玩儿这一个吧。”弟弟说：“俺不喜欢哈个，俺想踢键儿。

(8) 大成说：“你看我画里哈一个怎么样？”小明说：“这个谁不会欸？”

(9) 他说的那一个，不像是这个。

(10) 没听说过谁家有那个，你看这一个是吗？

在(7)，(8)，(9)，(10)四个句子中，“这一个”，“哈一个”和“那一个”都属于转成称代，其中“个”读去声；“这个”，“哈个”和“那个”都属于直接称代，其中的“个”读轻声。前三个句子，都是前半部分使用了转成称代，后半部分使用了直接称代；后一个句子，是前半部分使用了直接称代，后半部分使用了转成称代。

很明显，跟指示的用法一样，称代用法对指代词选择上的考虑，同样是说者根据自己对事物距离自己的远近的心理感觉来决定的。但是，无论如何，语用中说者对指代词的选择一定是遵循我们前边说过的规律，就是：心理上感觉离自己近的，就用“这”或者“哈”，心理上感觉离自己远的，就用“那”。再如下边的例子：

- (11) 年轻人走道儿都拿着个手机看，现在兴这个。 (因前指)  
 (12) 别学哈个，多耽误事儿欸！ (因后指)  
 (13) 你说的那个，我压根儿没听说过。 (因后指)  
 (14) 这个跟哈个，不都一样啊？ (当前指)

### 三、虚化

前边说过，在“这”和“那”不并举的时候，“这”的近指性和“那”的远指新都会弱化而近于中性。指代词在所指意义上的弱化，即由语法上的确指性变为只是简单地表示所指事物的有定性。弱化最终会导致虚化。很明显，指代词弱化之后，其表示指示意义的语法价值依然存在，所以弱化还只是浅层次的，虚化特征并不显著。最大程度的虚化是虚指，指代词在原来表达有定的基础上变为表达无定，无定发展的终极形式是无所指。

深州方言指代词的虚化的用法，从形式看，照例是分带“个”和不带“个”两种形式，分单用和并用两种情形。一般说，单用的情形，“这”，“哈”，“那”都有表现，但以“哈”字的使用为常，“这”次之，“那”基本不用；两个指代词并用的情形，只是见于“这”，“哈”和“这”，“那”对举，不曾见过“哈”，“那”对举的例子。

#### 3.1 表示承接

说话时，有很多情形用指代词开头。有时这个先说出来的“这”，“哈”或“那”恰好是句子的主语，有时它够不上这种重要的成分<sup>[9] (237)</sup>，实际只充当了承接上文的近似关联词的作用。在深州方言里，这种用法也分带“个”和不带“个”两种形式，总的说来是用“哈”比用“这”多，比用“那”更多。

- (1) 这怎么着欸？  
 (2) 这天都黑了，你就住下吧。  
 (3) 哈可不行！  
 (4) 哈要是我，早就气死了！  
 (5) 那就算了吧。  
 (6) 那咱就谁也别走了。

指代词带“个”虽经常出现于句首，但多数情形有前边的话语做铺垫，后面有时出现停顿，表示说者独自沉吟，说明“这个”，“哈个”，“那个”其实不属于句子的一个成分。譬如：

- (7) 这个……其实我也说不好。

- (8) 这个，咱谁也没办法。  
 (9) 哈个，要不你就看着办吧，我不管了。  
 (10) 哈个，谁能说清是怎么回事儿欸？  
 (11) 那个，你还跟人家抬杠哩！  
 (12) 那个，你怨谁呀？

### 3.2 虚指

指代词常以并举的形式分述同类的两件事或几件事。值得注意的是，所指为两个方面时，“这”，“哈”或者“这”，“那”并举，事物并未达到完全无定，换言之，还具有一定程度的实指的性质。实指而省略名词属于转成称代用法，量词是“个”时，深州方言不读轻声以与直接称代相区别。

- (1) 他顾喽这头儿，顾不了那头儿。  
 (2) 俩孩子，这一个哭，哈一个闹，整天乱糟糟的。  
 (3) 这一个懒，那一个馋，两口子这叫过日子吗？  
 (4) 哥儿俩换替着干：一个干，一个歇。

所指超过两个方面的时候，指代词的无定性质就变得非常明显了，成为完全的虚指。完全的虚指，也就是无所指，或是“这”，“哈”对举，较少“这”，“那”对举，没有“哈”，“那”对举。

- (5) 一会儿这个，一会儿哈个，谁知道他说了些什么欸。  
 (6) 什么哈个这个的，一股脑儿都给他算了。  
 (7) 媳妇儿勤快，干这个，干那个，一天不识闲儿。  
 (8) 她在婆家没有地位，说这个人人家不爱听，说那个人家也不爱听。

## 四、结语

深州方言指代词三分法语用格局，在河北省中南部——如武强，饶阳，安平，辛集等县市的一些方言里有较多的一致性表现。本文举深州方言为代表，略述其主要的语法和语用特点。

深州方言的“这”，“哈”，“那”三个指代词，按照我们的认识，“这”，“哈”多用于当前指，可以认为它们共同属于近指的性质，为了区别，可以称“这”为较近的近指，称“哈”为较远的近指；“那”不用于当前指，总是用于说者感觉距离自己很远事物的指称，因此可以认为它是用来同时对付“这”，“哈”的一个远指指代词。

指代词的指示用法，深州方言与普通话相比，只是近指范畴一分为二，

“这”之外又多出来一个表示较远的近指的指代词“哈”，其语用分工上的差异则不过是，深州方言以“这”，“哈”两个对应普通话的“这”。以深州方言的情况看来，30年前吕叔湘<sup>[10]</sup>在总结当时学者们对指代词三分法方言的调查结果时所提出的，传统所谓“中指”指代词的声母或者跟该方言的近指指代词相同，或者跟该方言的远指指代词的声母相同的结论，就需要进行调整了，因为很明显，深州方言的指代词“哈”的声母，既不同于近指指代词“这”，也不同于远指指代词“那”。

指代词的称代用法，深州方言也具有自己的个性。转成称代在名词省略之后，如果被省略的名词为单数，量词前边必须保留或者其实应该说添加数词“一”。普通话，包括作为普通话语音基础的北京方言，转成称代量词前边不用加“一”，我们认为，道理或许是因为普通话里的“这”，“那”已经通过了“这”，“那”普遍地分别采用“这一”，“那一”的合音（甚至量词前边有“一”的情形下照样采用合音），致使量词前边不用加“一”成为当然之事。深州方言的直接称代用法的“这个”，“哈个”，“那个”，其中的“个”读轻声，可以认为这是这三个指代词带“个”的组合实现其自身词汇化的一项标志。“个”读轻声当然也是直接称代用法的“这个”，“哈个”，“那个”借以与转成称代用法的“这一个”，“哈一个”，“那一个”相区分的一项特征，但不是唯一的特征，因为转成称代用法另有一个数词“一”作为区别特征。

指代词虚化用法，我们只分析了表示承接和表示虚指这样两种情形。深州方言指代词的虚化用法是一个尚在发展变化中的现象。其中说到指代词两两对举的用法，调查中只见“这”，“哈”和“这”，“那”对举，不见“哈”，“那”对举，其中“这”，“哈”对举用以对比地指点近处的事物，“这”，“那”对举用以指点远处的事物。

#### 参考文献：

- [1] 张 旭. 深县话特殊语法现象例析[J]. 语言研究论丛(第5辑), 天津: 南开大学出版社, 1998.
- [2] 孟祥权. 深县志 [M]. 北京: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1999.
- [3] 吴汝纶. 深州风土记 [M]. 上海: 上海国学扶轮社, 1909.
- [4] [6] [7] [8] [9] 吕叔湘. 近代汉语指代词 [M]. 上海: 学林出版社, 1985.
- [5] 赵元任. 汉语口语语法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0.
- [10] 吕叔湘. 指示代词的二分法和三分法 [J]. 中国语文第3期, 1986.